“三妇”合评牡丹亭

李 潇

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《牡丹亭》问世以来，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，就连《红楼梦》里才华卓绝的林黛玉，也为《牡丹亭》的“词藻警人，余香满口”而心折。在明清两朝，围绕《牡丹亭》的评论之作并不少，但诞生于清代康熙年间的一部点评本，却具有独特的传奇色彩，因文笔清丽、情感真挚而流传至今。它就是由三位女性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共同完成的《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》，史称“三妇本”。

“吴吴山”何许人也？据考证，他是清初浙江杭州文人，姓吴名仪一，别称吴人，字璨符、舒凫，又字吴山，生卒年不详，以诗才著称。《今世说》记载其人才高而桀骜：“二十为人师，经史子集一览成诵……性善饮，饮醉直市井子辄漫骂之。”吴吴山曾做过幕僚，著有《吴山草堂词》，现已散佚，仅《全清词》收录十余首词作。“三妇”是他先后娶过或有过婚约的三位夫人陈同、谈则、钱宜，她们共同完成了对《牡丹亭》的评点，彼此之间却从未见过面。

吴吴山青年时求娶才女陈同，遗憾的是她在婚前因病早逝。陈同生前酷爱《牡丹亭》，重病时仍然手不释卷，通宵读书。其母为了让陈同不过分劳神，将她的藏书付之一炬。留有陈同点评手迹的《牡丹亭》上半卷被她的奶妈藏了起来，在陈同去世后归吴吴山所有。吴吴山回忆，陈同的手稿“纸光冏冏，若有泪迹”，点评的词句也大多洋溢着伤感的情绪。如著名的《惊梦》一折，陈同批注道：“青春去了，便非良缘，此语痛极。”

数年后，吴吴山娶谈则为妻，谈则同样爱好诗文，她对陈同点评的《牡丹亭》上卷爱不释手，甚至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陈同的批语。吴吴山特意为谈则购买了陈同所评同一版本的下卷，令平素不饮酒的谈则破例喝了八九杯，喜极而醉。她仿照陈同的思路、笔法，完成了对下卷的评点。由于不愿“以闺阁名闻于外”，谈则对传阅的亲属谎称评点出自丈夫之手。结婚三年后，谈则不幸因难产去世。

或许因为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，吴吴山在谈则去世后十余年内都未曾续弦，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才续娶钱宜。相比陈同、谈则，钱宜的文化基础较为薄弱，“仅识《毛诗》字，不甚晓文义”。婚后在吴吴山的鼓励下，钱宜跟随丈夫的表妹李淑学习，三年后终于达到了能够阅读和评析《牡丹亭》的水平，并将陈同、谈则批注本做了进一步整理，加入了自己的评析观点。相比宁愿隐姓埋名的谈则，钱宜显得更为主动，她卖了自己的金钏充当刊刻经费，“意甚切也，人不能拂”，使“三妇本”最终得以传世。

“三妇”对《牡丹亭》的评注共计820多则、两万多字，或诠释文义，或抒发情感，或鉴赏佳句，甚为细腻精到。后人概括她们的文风：“陈同浪漫，谈则理性，钱宜世故”，从中似乎也能看出三位女子的性格特征。

●藏书家故事

琅琊王氏多俊才 藏书读书传家风

陈德弟

魏晋南北朝时有“王谢”两大名门望族，其中琅琊（今山东临沂）王氏堪称“第一豪族”，这个家族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印记。现在，我们就讲一讲他们藏书读书育俊才的故事。

魏晋时期，琅琊王氏诞生了两个流传千年的“道德楷模”：一个是“卧冰求鲤”的王祥，一个是“争饮鸩酒”的王览，哥俩都有文化，以“孝”“悌”著称史册，奠定了其家族数百年的荣光。王览一支，后辈兴旺，人才济济，我们单表辅佐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的王导，世谓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。王导子孙多俊才，文化底蕴深厚，藏书读书当官，书生豪情绵长。

王导之孙王珣，家富藏书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中说他“学涉通敏，文高当世”，书中记有一事，王珣带着文稿去见大司马桓温。在官署候见时，桓温故意令人窃之，王珣失窃后，即刻另写一份，与被窃稿意同而无一字重复，可见其才思敏捷。他所作诗赋甚有才情，凭其才学文章，受到孝武帝信赖。

王珣有五子，长子王弘，为刘宋宰辅。据《宋书·王弘传》载：“少好学，以清恬知名……书翰仪体，后人皆依仿之……”可见，王弘的书札文墨，当时即被人模仿。《宋书·王昙首传》载：“兄弟分财，昙首唯取图书而已。”即在王珣之五子分财时，小儿子王昙首只要了父亲的藏书。昙首之子王僧虔“善隶书”，其《论书》之文，专讲晋（刘）宋人书法优劣特色，又“好文史，解音律”，晓天文，博学多才。最可称道的是王僧虔的《诫子书》一文，告其子要“各自努力”，“读数百卷书”，方为人中龙凤（《南齐书》本传）。

王珣弟王珉，据《晋书》本传记载：“少有才艺，善行书，名出（王）珣右。”一日，高僧为他哥俩讲佛经，王珉尚幼，听之一半便懂了，跑到另一房间，为其他僧人讲解，获得众僧称许。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中说王珉“有俊才，美誉当时”。他也是书法家，这都是家风熏陶的结果。

王导另一孙子王谧，“少有美誉”，在担任秘书丞期间，派下属到“多书之家”殷允、张敞、郗俭之、桓石秀家中“分局采借”（《太平御览·职官》），以实官藏，说明其熟谙藏书之道。王导玄孙王微，《宋书》本传说他“少好学，无不通览，善属文，能书画，兼解音律、医方、阴阳术数……常住门屋一间，寻书玩古，如此者十余年”。显然，他们都是酷爱读书的藏书家。王导侄儿王羲之，饱读诗书，“书圣”美名，流芳千古。

王昙首因只要了藏书，后来培育出大藏书家兼目录学家的孙子——王俭；下一篇，我们即讲他的藏书故事。

为什么要阅读？

迂夫子

对于“为什么要阅读”之问，我以为梁衡先生的答案最好，他说：“不吃饭会肉体死亡，不阅读要精神死亡，阅读是为了丰富精神生活，为了健康生命。”梁先生的“精神死亡”之说，发人深省，引人深思。

人，其实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，一个是物质的，另一个是精神的。人们往往更关注物质世界的丰富，却常常忽略精神世界的充盈。但真正的幸福，源自于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并存。获得物质世界的幸福，主要靠自己辛勤的劳动；获取精神世界的幸福，最好的途径就是阅读。

严歌苓说：“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，但我说阅读是其中易走的，不昂贵的，不需求助他人的捷径。”此言真实地道出了阅读对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。灵魂藏在我们肉体的最深处，轻易难以触及，而阅读则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清真实的自己。唯有阅读，才能直击人们的灵魂，才会让我们保持更清醒的头脑，通过咀嚼书中那些伟大的文字，获得向上的力量。

喧嚣嘈杂的世界有太多的诱惑，让人的精神世界不得安宁。我们驾着人生的小船，像一片叶子在茫茫大海上飘荡。阅读则如同暗夜里的明灯，当你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，静静地捧读一个下午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中的那艘飘摇的小舟，便在它的指引下驶进了一个温馨的港湾。

人的健康，不仅指肉体的康健，还在于精神的健康。阅读是拯救精神世界的良药，它无需名医的指导，却需要我们的自觉和坚持。“不阅读就会精神死亡”，虽非危言耸听，但也足以让不爱阅读的人警醒。走进阅读的世界吧，点燃精神的火花，烛照物质的世界，不仅仅是读书人的事儿。

●格言画 杨树山 画

人们常常将自己周围的环境当作一种免费的商品，任意地糟蹋而不知加以珍惜。 ——甘哈曼

“泰康”与古旧书

章用秀

与劝业场、天祥市场相对的泰康商场颇为“短命”，大约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仅维持了20余年。旧时的泰康商场为三层楼，出租店铺，商家所营除日用百货、花鸟鱼虫等之外，还有酒楼、茶楼、游艺场之类，后来也都不太景气。但商场内有几家书店却值得书上一笔。

曾在泰康商场内经营古旧书的店家有东莱阁、宏雅堂及主营新书、报刊的崑记书报社等。东莱阁乃北京东莱阁的分店。经理刘仪国于1937年11月来泰康商场二楼设业，但因当时古旧书业多萧条不振，不得不撤店回京。宏雅堂的老板叫张树森。他于1939年将培远书庄由东门里大街迁至泰康商场后，更换店名为宏雅堂。此人精通版本学，曾与北京保萃斋的韩凤台在北京文奎堂购得宋版《礼记集说》一部，共32册，经东莱银行少东刘子山介绍，转售予天津范某。他还购得明嘉靖刊本《方氏墨谱》一部，两函，白绵纸，善价售予王某。王某回家后，查点书页，发现书中缺八俊图墨一页，第二天带着书找张树森谈及缺页之事，张答应予以抄补。后张从北京同业那里借来一页，嘱其帮伙吕清柱勾画补装。吕整缮后，张交王一看，王某复查两次竟未能认出此页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泰康商场内的书肆多迁至他处，唯有一店面还在经营图书，名为“古旧书收购部”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曾去那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书。一次，在店内，我突然发现一部线装《孟筱藩先生清发草堂诗钞》，孟筱藩是孟广慧的父亲。此书刊刻于1936年，收孟筱藩诗作数十首。孟广慧在后记中说：“光绪壬辰（1892）、癸巳（1893）年间随侍先君抚宁学署，兄弟四人庭训之余，怡怡如也。此卷久欲刻石未果，今用影印成册，藉偿夙志。”赵元礼以诗代序，对筱藩诗给予评赞：“并世称诗友，梅杨两老人。更添孟夫子，同是葛天民。远客伤羁旅，孤吟耐苦辛。抚宁富山水，冷署不辞贫。”我还在这店购得一部《杨岐山诗集》，此书刊于1945年，线装一册，六卷。作者杨岐山是天津人，多年生活在大连，本是医师，深习西方医术，然“好为小诗，工七绝，多绮语，沉博绝丽，戛戛独造，非尘下之士劳劳于楮墨间也。”（韩冈瑞序）。

《一笑诗草》《寄云居漫稿》等也是我在这里“淘”到的。《一笑诗草》，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铅印本。正文端题《天津华硕卿先生诗草遗稿》。前有“后学王新铭”序。后有华硕卿之子怡、恪、慧识云：先父“每一诗成，便自书于册，计得百有余首。”王新铭称其诗：“敦厚温柔，适合风人遗旨。其间教家劝人，慨时讽世，以暨书怀寄兴之章，莫不出自性情而为真意之所在。”《寄云居漫稿》是陈余馨诗词的结集，刊于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。陈余馨字祖香，近代天津女诗人、女画家，曾学词于华连圃，学画于陆文郁。

这家书店在书架的顶部多陈放一些成套的书刊，一捆一捆地，书页上往往夹一纸条，上面写书刊的名称。那天我特意往架顶上寻觅，见到一摞《近代史资料》，取下细看，方知这是由当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一套系列丛书，从1954年创刊至60年代初共计30册，各册均选辑较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及经过初步整理的史料性文章。其中也有几篇有关天津的史料，如刘清扬写的《天津国民捐和同盟会活动的回忆》、陈铁卿写的《天津反抗法帝强占老西开资料》等。

书人书事

津门购书记之四

读书三境界

韩铁铮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说：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‘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’。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’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’。此第三境也。”

这里说的第一个境界所引诗词出自北宋晏殊的《蝶恋花》，意思是读书做学问，首先要胸怀大志，高瞻远瞩，博览群书。第二个境界所引诗词出自北宋柳永《蝶恋花》，意思是读书治学必须有顽强的毅力和坚如磐石的意志。第三个境界所引诗词出自南宋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，王国维认为这是读书的最终最高境界。

王国维所引诗词都不是作者的原意，他巧妙地利用这几句诗词说明了读书、治学的几种由低到高、由浅到深的境界，信手拈来恰到好处，这是“诗无达诂”的又一诠释。